

清晨七点,我早早驾车出门,厚厚的云层却透出冬日晨曦罕见的金光。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,摇下车窗玻璃,用手机定格了这张照片,晨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,心底却百感交集。今天,我的大姨要回老家了。

大姨是在立冬后的第五天病倒的。当蛇年的第一波寒流袭来时,原本体弱多病的她旧疾复发。在急诊室里,她的心脏骤停了四分多钟。在重症监护室,十八般武器维持着她的心跳和呼吸。然而,她却始终沉睡不醒。七天之后,医生与家人商议:既然希望渺茫,就回家等待生命的终章吧。

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我在晨起奔忙的途中,如梦幻般看到黎明撕开云层,将金光洒向人间。那束光,仿佛是上天给予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最温润的照拂,让她在耄耋之年平静的归途中有一抹天际暖阳相伴。

这些日子,我虽然一直惦记着要去医院探望大姨,但日夜奔忙终究未能成行。虽然知道家人今早就要接她回家,但我仍被各种所谓的要事羁绊不能前往相送。在下一个红绿灯路口,我凝视着云层后渐亮的天空,不禁想象:在大姨八十二年的生命长河里,每一个这样的清晨,她都在何处忙碌?

大姨十岁那年的晨光里,她应是在大巴山深处的山野间寻觅野菜。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,饥饿是那个时代荒凉的底色。母亲是盲人,几个弟弟妹妹更加年幼,十岁的她便无可奈何地扛起生活的重担。在那苦涩煎熬的岁月里,天光未亮,她就得挎着竹篮、背着背篓、忍着饥饿下河、上山、穿沟、过坎,纤细的手指在沾露的草丛间翻找能果腹的绿意。这些遥远的描述,会不会在大姨弥留之际回顾呈现,我们不得而知,但那些在苦水中煮过的晨光,在她的成长中,注入了心底的坚韧和毕生的勤俭!

晨光中的盼

□文 /

黑牛

大姨待到二十岁时,嫁给了姨父。那个年代的农村,二十岁的女子大多已生儿育女。姨父因为历史原因与大学失之交臂,在农村当民办教师,常年不在家。生活的重担,养育子女、操持农活、人情往来全都压在这个年轻农妇的肩上。

我想,她二十岁的清晨,应是在灶台与田埂间奔忙。喂养猪牛,照料稚子,独自撑起一个农家的运转。灶火映红她青春的脸庞,扁担在她肩头勒出岁月的痕迹。那时的晨光对她而言,不是诗意的点缀,而是生存的号角。

后来,姨父虽转了公办教师,但乡村教书匠的称谓,道尽了时代的辛酸。微薄的收入,分离的常态,让这个农村家庭依然举步维艰。大姨三十多岁时,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,生活的担子愈发沉重。每个黎明的晨光中,她都要为一家人张罗早饭,为上学的儿女整理行装,然后投身田间。在鸡鸣犬吠中,开始一天的奔忙。

大姨四十多岁时,姨父从教师转任乡镇干部,子女们也陆续长大。为了体恤父母,大表哥初中毕业后便主动辍学,务农经商,贴补家用。虽然身为教师和干部家属,

但大姨因为不识字,一生始终保持着农村妇女的本色。坚韧、朴素、执着、奋斗。虽然姨父有着知识分子和乡镇干部的光环,但大姨却始终不是依附的角色,她不仅在艰辛的岁月中活出了自己的尊严,更是丈夫坚强的后盾、子女避风的港湾、家庭运转的引擎。

生命旅程,年过半百。姨父工作稳定从容,子女陆续成家立业,大姨终于不必再像从前那般操劳了。但她在天命之年的晨光中,却没有等来无忧无虑的闲暇。年轻时的过度操劳,早已在她的身体里埋下病根,断断续续的病痛、大大小小的手术、意外的交通事故,病痛如影随形。

值得庆幸的是,姨夫始终对大姨呵护备至。家里的长辈常说,大姨一生的辛劳特别是晚年的病痛,如果不是姨父的悉心照料,大姨坟头的草都多高了。

的确如此,我曾在他们居住的小镇求学,周末或假期大多在大姨家借住生活。那段时光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日常生活,深刻地理解了大姨的人生轨迹和姨父的温情坚守。在我的记忆里,大姨晚年总是在与疾病抗争。在这场漫长的战役中,姨父是她最坚定的战

友。从求医问药到日常起居,姨父总是陪伴在她左右。

正是姨父无微不至地照顾,大姨虽然病痛缠身,但从不曾愁容满面。每次与亲友邻里相见,她的笑容总是如冬日暖阳。姨父这个知识渊博、乐观豁达、重情感恩的男人,用一生陪伴践行着与文盲妻子的相爱相守、相濡以沫。

大姨六十岁后,儿孙满堂,子女们也都很孝顺。然而,子女们各有各的忙碌,在日常生活中,两位老人就是彼此的全部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昏迷中的大姨迎来了她一生最后的晨光。对于是否出院,子女们意见不一,只有姨父最懂得妻子的愿望,或许大姨早就和丈夫商量好了:如果那一天终将到来,请你一定要带我回家,回到我们一生用汗水和一砖一瓦浇筑起来的家,回到那个每天在晨光中出发,在夕阳中相伴的家。

如今,大姨走了,当天傍晚时分,当亲友们闻讯前来,都说她是个有福之人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安然归家。表姐说,大姨在弥留之际,曾回光返照般睁开双眼,确认已在家中,方才平静离去。那一刻,姨夫握着大姨的手,儿孙辈悉数归来,夕阳刚好照在堂屋的门楣上,宛如沐浴晨光!

午夜文末,我又想起清晨那道穿透云层的霞光。原来生命的来去可以如此从容;原来最深的爱,是陪你走完所有风雨,还能在阳光中微笑着道别。

每个生命都是一段在晨光中启程的路途。大姨的八十二年,在每个清晨的微光中开始。无论是挎着竹篮走在露水打湿的山路上,还是在灶台前点燃第一缕炊烟;无论是背着农具走向田野,还是在归家的路上沐浴冬日暖阳。她用一生时间诠释:晨光从来不只是黎明的馈赠,更是生命本身的隐喻。在黑暗中坚信光的到来,在寒冷中守护温暖的火种,在相爱相守中体味人生的温情冷暖。

一碗粥里的暖冬

□彭功智

周末,寒风吹得卧室的窗户呼呼作响,天气预报显示,室外气温只有2.5。一觉醒来,又到了只想躺在温暖被窝的冬季。灰蒙蒙的天空,被凉飕飕的风和淅沥的雨裹挟着,冷得人直跳脚。

妻子不在家,我饥肠辘辘,该吃点什么对抗饥饿呢?朋友圈晒的银耳莲子粥照片,瞬间捕获了我。有了,就去那条小巷里喝粥。毕竟赏心悦目的图片和满屏的点赞,对一个在冬天向来不做饭的懒人来说,实在是难以抗拒。

那家粥铺已在小城开了十五年,距离我家也不远。起床,简单洗漱后,就骑上电马儿,晃悠悠

悠地向目标进发。几分钟后,刚驶入龙门街街口,便看到暗灰色的外墙和粉色的店招牌,越往前米粥熬煮的浓郁香气越重,还混杂着银耳、莲子或枸杞、桂圆的甜甜,喉咙便不自觉地吞咽起来。

推帘而入,小巧温馨的店里,红薯南瓜粥、山药桂圆粥等各类粥品整齐地摆放在保温餐台上,让人眼花缭乱,我顿时陷入了选择性困难。

正在犹豫时,刚好看到老板端出一钵刚出炉的粥。它外观雅致、晶莹黏稠,粥体为柔和的淡黄色,散发着馥郁醇和的粮食香味,很治愈。老板对我说,这是店里最

近推出的葛根桂花小米粥,选用兼具药性和美味的食材葛根粉和干桂花熬制。葛根解肌退热、生津止渴,最后撒上干桂花,不仅能提供嗅觉上的享受,在味觉上也能留下一丝清甜回甘,自推出后大受欢迎,附近的食客络绎不绝,每天店里都要翻台好几次!你还没吃过,要不给您来一碗?

眼前热乎的葛根桂花小米粥,牵引着我的味蕾,让我无法抵抗。拿起汤勺细嚼慢咽,粥的温度和清香,一点点从喉间传递到脾胃,然后向周身扩散,最后汇集于心间。老板又为我舀了一碗热豆浆,豆香在冬日的小店里缭绕,寒冷和饥饿消失了,温暖和满足慢慢从心底溢出。

老板每天都坚持用手工调制各种粥品。冬日里,为了让客人暖心暖胃又吃出新意,便根据客人的意见大胆搭配组合,并为之

乐此不疲,她就喜欢看到客人们吃得开心的样子!

听老板饶有兴致地讲完,看到她微微上扬的嘴角,我明白了,这位老板将熬制美食的过程倾注了情感,销售粥食早已超越让食客填饱肚子的初级阶段,做出的粥何愁不能吸引人?十五年老店的口口相传,生意怎会不兴隆?我边喝边品,热气熏得脸色有些红润,笑容在晶莹黏稠的粥里荡开。当舌尖的美味与内心的豁然契合,这便是幸福的味道吧?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走出粥铺,风还在呼啸,雨仍在横斜。门口处,一对刚吃完粥的青年夫妻,共撑着一把伞,伞被风吹得歪斜,仍紧紧互相搀扶着,有说有笑地远去。看着他们的背影,我忽然觉得,这人间最平实的暖意,莫过于在寒冷的日子,有处可去,有粥可温,有心可暖!